



现代写字楼办公室 资料图片

每个美国人每年的工作时间平均约为2000个小时,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些时间都是在办公室的格子间里度过的。

美国作家尼基尔·萨维尔研究了现代化办公室的历史起源和它对人们的心理产生的影响,并将成果写成了一本书,美国《大西洋月刊》杂志记者瑞贝卡·J·罗森采访了萨维尔,讨论了现代写字楼格子间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现代快报记者 李欣 编译

职场空间划分

反映办公室中的权力和地位差别

美国作家尼基尔·萨维尔发现,办公室的空间通常反映了工作场所中权力的运作方式:办公室的设计从多个方面表现了等级、控制和权限的关系。

最初的办公室格子间设计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设计师罗伯特·普罗普斯特最初的理念被称为“行动办公室”,它是一个灵活的、有3面墙壁的结构,能顺应各种各样的工作形式。普罗普斯特之所以有这个构思,是因为认为人们越来越多地从事脑力工作,因此需要更为独立自主的工作空间。普罗普斯特的构思被证实获得了巨大成功,并衍生出了几种副本,这主要是因为企业发现格子间很能节省办公空间,同时能保证企业管理层能享有临近窗户的独立办公室。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普罗普斯特的设计本意是要加强普通员工的工作自主权,但到了实践中这个意图已经被扭曲,至少对大部分人来说是那样。

在办公室的历史上,权力和设计之间的关系大致如此:在早期的文员办公室时代,办公空间狭小、私密,尽管公司老板跟秘书之间权力差别很大,但他们在工作上密切合作的事实通常令他们产生形同父子的感情(那时候的办公室里都只有男性),刚进入工作岗位的初级文员几乎都怀有最终能飞黄腾达、成为公司接班人的雄心壮志。后来,工作分工和阶层差距的扩大令办公室发生改变:大房间里摆满桌子,是下级员工工作的地方;沿着大楼侧面的办公室是中层管理者们的领地,办公室之间存在细微的差别以显示地位或特权,比如使用更好的办公桌、地毯等等;高管的办公室通常位于整个办公楼层的一角,或者在不同的楼层,配备跟员工不同的洗手间。在这样的办公室里,空间几乎直接反映了等级差别。

到了现代,人们开始意识到:诸如20世纪50年代德国提出的“开放式办公室”等概念,其实是在用让每个人都在开放式空间里办公的方式来消除等级感。但就算是在最早的开放式办公设计中,依然存在象征地位差别的小元素,比如,经理们会分配到更多的植物,或者通过巧妙地布置桌椅、分区的方式,来为自己创造出私人空间。因此,办公场所的设计通常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工作中的权力关系。

盒子人生

写字楼格子间如何改变你我?

资料

格子间影响最深远的办公家具

“办公室格子间之父”罗伯特·普罗普斯特在2000年去世时,把自己的发明看作是“沉重的疯狂”。

1968年,美国密歇根州赫尔蒙·米勒公司家具设计师普罗普斯特推出了移动办公家具——格子间(cubicle),试图给予个人隐私性,而同时使个人占用的办公空间最小化。普罗普斯特认为,如果人们能把工作尽可能地展现在眼前,不是堆在盒子里的话,就能提高工作效率,因此他把自己的设计称为“行动办公室”。“行动办公室”并不是为了把员工塞进小的空间里去,但是发明从来不以发明者的意图运行。“行动办公室”的诞生赶上了白领的膨胀,而此时美国的房价价格在飙升,装修办公室费用跟着提高,而格子间因为方便组装,大大便利了办公区域的规划。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再没有比格子间更加能代表现代办公环境的了。如今全世界有几亿人每天把时间消耗在办公室格子间内,格子间文化就像道德教育,影响了员工的心理,塑造了个人性格。没有任何一种办公家具比格子间更加影响深远。综合

职场压力缩影

如今,格子间已经变得非常普遍,约60%的办公室员工都在格子间里工作。尽管它很普遍,但似乎并不讨人喜欢:一次1997年的调查显示,93%的格子间员工希望能换种办公方式;一次2013年的调查显示,格子间员工对工作环境的不满意度是最高的。

格子间在现代文化中真的扮演讨人厌的角色吗?人们到底是对它不满意,还是对现代的工作环境不满意呢?事实上,格子间在现代人心中的地位十分模糊两可。一方面来说,几乎没有任何词语能比它更迅速地表达出现代职场中的挫折和沮丧,人们常常能听到“盒子农场”“格子

“隐形”的职员

除了格子间的概念外,人们似乎很难从视觉层面上对现代办公室工作作出任何描述。美国记者乔治·帕克曾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为《纽约客》杂志撰写亚马逊公司的采访报道前,我开始想象公司职员会是什么样子。我发现很难得出一个具体形象。亚马逊公司是在当今美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公司之一,职员大部分由计算机工程师和程序员组成,但你想到了亚马逊的时候不会联想到他们,而只会联想到它的网站和它印有笑脸的纸箱。从你点击‘购买’键到收到快递的中间过程简直像是一个谜,除非你主动去探索,不然无法知晓,这些工作是由你看不到也没必要去关心的员工们完成的,而他们是让亚马逊无以伦比的、近乎神奇的高效率成为现实的因素之一。”

帕克将亚马逊公司跟19世纪工业化企业相对比,后者大量依靠体力劳动,这种劳动非常“可视化”。相似的,美国著名记者奎因·诺顿也曾写道:“现在我的工作不得不去描述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恋爱、战争、填写报

格子间成为职场压抑环境的代名词

间地狱”,这些词语能引发公众的普遍理解和共鸣。

但是,随着推倒格子间、提倡开放式办公的呼声越来越高,格子间被人们当作职场弊病的源头而非一个象征,这似乎就有些荒唐了。开放式办公室被逐渐证明并不会解决跟格子间办公室有关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令问题深化。开放式办公室的噪音、视线和气味方面的干扰,常常扰乱人的注意力,耳机之类的东西取代了格子间的三面墙,成为了办公室的无形墙壁。让每个人都在共用桌子或超长大桌上办公并不会让等级消失,而是让职场互动方式变得更为微妙了。

现代办公室文化掩盖了员工个性

税表看起来是一样的事,像是在电脑前打字。”

萨维尔表示,就像帕克描述的那样,工业一直都有其看不见的因素,19世纪的思想家们对此进行过很多探讨:在商店里出售或者快递到你手中的工业产品,其中包含的人类劳动几乎无迹可循。

不过,与之相比,办公室工作看起来似乎更为无影无踪,人们大多不清楚办公室职员到底“制造”了什么。很多年来,办公室职员只是生产一些文件,这些文件通常只是跟在办公室之外发生的某种体力劳动抽象地联系在一起。

正因如此,一些早期的美国评论家将办公室工作视为“不真实的工作”,不仅仅是因为它看起来不需任何体力劳动。“身体瘦弱、细胳膊细腿、面色苍白的一代人,”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曾这样描述办公室文员。萨维尔认为,这大概也是办公室工作很少被文学艺术作品描写的原因之一。在电影、小说、电视剧中,办公室工作几乎无一例外被描写成单调乏味的工作。事实

一开始狂热推崇开放式办公室的人们估计还会怀念格子间,萨维尔认为,格子间的一些特点依然会为人所用,不会被淘汰,因为它们表达了办公室员工的需要。

格子间之所以会成为压抑工作空间的代名词,是因为格子间盛行的年代同样也是职场变得更有竞争性、更令人压抑的年代。它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企业的兼并和收购在西方国家经常上演,裁员成为家常便饭。就是在这一时期中,格子间在人们心目中变得不再是员工发挥独立和自主性的空间,而更像是职场不安全感的一个脆弱象征。

上,在很多电影、小说、电视剧中,你也基本上看不出里面的办公室职员到底在做什么工作,更别说觉得他们的工作会有什么区别。相对于体力劳动,办公室工作堪称“隐形”。

人们对办公室工作的理解本质上是非常抽象的,这是否会导致人们对办公室职员的生活产生一种偏差的判断,认为他们的生活就是平庸乏味的呢?答案是肯定的。人们看到了单调的工作环境,就很容易将它投射到在这种环境下工作的人身上,低估了办公室职员从工作、家庭、朋友、爱好中发现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办公室文化令个体面目变得模糊。

普罗普斯特在2000年去世,他在去世前两年曾说:“有很多公司只是弄一些又小又窄的格子间,然后把人往里面塞。”在他人生的暮年,一直在为了自己设想的“乌托邦”致歉。格子间的另一位功臣是设计师乔治·尼尔森,但他却想和“行动办公室”撇清关系。1970年,他在写给公司副总裁的信中说,格子间让办公环境变得非人性化了。